

上 篇

衍 惑

序 曲

我人生幸福的港湾在哪里？

——北大社会学系某女生的呐喊

亲爱的年轻朋友 盼星星 盼月亮 你终于盼到了 迈上高等学府的这一天。此时此刻，你是否觉得有无尚的荣耀，比如赢得父母和长辈的赞美，欣受亲朋挚友的祝福。你周围的人都对你寄予较高的期许，有如众星捧月，恰似葵花向阳。你自己呢，大概也有几分陶醉，无限憧憬，美妙计划，或者，一幅如诗如画的蓝图？

大致而言，今日校园里的女大学生是健康的。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也不乏积极的参与感。她们热爱人生，同时也关心国家和社会，但如仔细观察，并不难发现女大学生群体中仍有迷失的一类。

公元 1980 年 5 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北京两位大学生署名“潘晓”致编辑部的“万言书”——“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发起人生观的大讨论。

又是这个《中国青年》在公元 1987 年隆冬再次登出署名“郎郎”的大学生的公开信，向社会诉说：“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从此“郎郎”（意即精神流浪儿）成了当代部分大学生的代名词。

90年代伊始，中国知识界被周易热，儒学热，宗教热乃至气功热所炙烤，这股新旋风新氛围塑造了一批追求洒脱、崇尚奇异的女大学生。她们在艰辛跋涉，上下求索之后，没有寻到坚强的精神支柱。当理想世界变得模糊之时，这些赶新潮的高知女性便一落千丈，跌进了马斯洛所揭示的自然人性本能所“需”的低谷。于是，青

春的呐喊与抗争转换为对人生的游戏。她们先是迷失了方向，随着到处闪烁的磷火瞎转，最后终于迷失了自己，颤栗地躲在一片灰色的背景里靠泄染悲哀的曲调来麻醉自己与日渐褪的魂灵。

在透明的校园春夜，你不时地可从露珠闪烁、花瓣悄悄散发着诱惑的芳香的红楼外隐约听到“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的歌声。

我向你保证，生命里确实可以见到美景，确实可以发现，自己正处身在那极为甘美的一刻，问题只是你对于“甘美”的标准永远和我的不同。

——一位现代高知女性如斯说

司芬克斯的谜 底贤妻良母

依据心理学的观点，主动的学习才是健康的学习，生活中适度的自我“压力”，是促使个人进步的动力。假如一个人的

行动多受制于人，则不但会造成个人身心的紧张，且会使个体的学习活动，由主动转向被动，由自我导向转为以他人为目标，接踵而来的将是自我的黯然失色，学习效率、学业成绩的双线下滑，自尊自信的幻灭以及学生主客体角色的被迫丧失。

“同学们纷纷跑到楼后的树林里乘凉解闷，我却独自冷清地思考。我被录取为财经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后，在一片祝贺声中，我曾那么激动。激动之余却有一股异样的不安袭上心头。我不知道自己追求的什么？原来想当个经济学家，可是我却发现自己对此越来越不感兴趣。未来就在眼前——可我却不知道该准备些什么，

虽然人们说我在‘追求’，但这果真是我的追求吗？我惶惶不安，犹豫再三，最后终于放弃。我松了口气，感到生活顿时变得优雅起来。老实说，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难得一下说清楚。”

这是一位现代高知女性的自述。像她这样惧怕高学历的例子举不胜举。他们几乎是在外力重压下运行的，没有主见占据心灵。

“从来没有这么多女性进入大学，可念完大学想成名成家的却凤毛麟角。尤其是近几年，大学毕业后攻硕攻博的女生人数是每况愈下了！”一位曾对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寄予厚望的老教授不无忧虑地说。

这是一些与本世纪中叶第三代风格迥异的女大学生。上一代知识女性常常聚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论教授们所讲的内容——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博大精深的《资本论》百科全书式的古典精粹《红楼梦》以及《进化论》、镭的发明与居里夫人……他们努力开发自己的智力，即使在钟情着某个“白马王子”的时候。在校园的绝大部分光阴，他们总是过着浓郁的“智力生活”，他们感到这样的生活富有吸引力，使人充实，催人成熟。当这批新中国历史上曾千里迢迢参加红卫兵大检阅的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女性成为一脚插进历史，一脚迈向未来的“边缘人”时，校园文化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抛给社会，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重现青春风采，而将第四代汇凝熔铸。可是，新一代女大学生在饱经“三九”“四伏”的煎熬侥幸闯过“黑色七月”之后，和煦的阳光，恬淡的生活，温情的朋友使他们中的一群“了悟”到过去是多么地单调无味，他们不想再那么苦自己了。

北航某系大三一位女生诉说道：“从小科学对我就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进入大学后，我主修航空，准备将来研究宇宙飞船，可我现在的注意力已转到外贸去了。我意识到女孩子不能搞那么深的研究，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一个把自己全部贡献给实验室的机器人，那样失去得太多。姑娘们去游泳，我只能与全班 30 多个男

孩呆在实验室摆弄模型、图纸和计算机。其实，我对外贸的兴趣远不及宇航浓厚，不过还是换了要轻松愉快些，何必过于苦自己！”

这样的女大学生欣赏所谓“女性气质”。他们认为，他们未来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贤妻良母的具体角色里。他们随“大流”不表现自己，不太用功，不勤于思考，不提过多的问题，逃避竞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后在家庭中扮演好传统的角色。

诚然，这批跨越双世纪的女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维角度和精神模式发生了裂变。他们的目光已不再滞留在课桌上和讲台上。他们的生活乐章已不再是单调的“教室—宿舍—食堂”三重奏了。他们将大本的数理化教科书和社会科学经典理论束之高阁，甚者抛给废品收购站。长辈们瞠目于这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准主妇，看着她们案头上的书一日三变：《女性的魅力》、《女论》、《夫妻沟通艺术》、《如何征服男人》、《夫妻按摩》……往昔“峥嵘岁月”把女性塑造成关闭了七情六欲的“铁姑娘”、“铁娘子”，固然是对女性的扭曲，而把幸福寄托在家庭角色里，宛如“慧芳模式”，苦熬修炼成为道德自我完善的“圣女”，难道就是女性回归吗？

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生命才刚刚开始成长，看不出有什么分别，几乎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让我们来分辨人与人之间的异同。于是，那些外表光滑美丽的、或者位置刚好放在耀眼地方的就会得到所有的注意与羡慕。

——一位女哲人的语录

中国情感教育

模式 穷人养

娇女

90年代，享乐主义的幽灵笼罩了中国大学的上空。大连理工大学外语系一位心理受挫的三年级女生说：“今天我幸而一息尚存，明天就不知能否延

续 倒不如尽量让我享受。”享乐主义者淡漠了理想与社会、历史的崇高责任感，忽视了性灵的滋养，最后终于放弃了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追求。他们一方面是放浪形骸，鲜亮的容颜下隐藏着畸变的灵魂；另一方面又出现精神的颓废，雄辩的言辞中带着畏缩的颤抖。在商品经济冲击波强刺激下，道德的沦丧，精神的颓废和消费的亢进，是比较容易滋生的一种校园文化现象。的确，如今女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与过去大相径庭。他们不注重经济实惠、经久耐用，却被一种难挡的“时髦”所席卷。他们爱慕虚荣 追求名牌 如价格昂贵的珍珠膏系列，高弹力袜，耐克旅游鞋……珠光闪烁的金项链，沉甸甸的金耳环成为她们梦寐以求的“造物主”。在书亭，在商店橱窗，经常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女大学生在时装杂志和超级模特前驻足流盼。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太快。”青年歌手崔健为所有的年轻人唱，更为他们唱。此岸是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彼岸是两袖清风 望“洋”兴叹。打开国门之后 传统的生活方式被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他们渴慕的东西却需要丰厚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的价值观念开始演变，逐渐趋向功利。古人所诫“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的训条早已变成陈糠烂芝麻了。80年代中期“清华”“北大”的才子淑女们率先将莘莘学子们所要走的路画龙点睛地描

述为“红、黄、黑”三重奏。

“红道”指入党从政，在党政机关担任要职。“黑道”指求学深造，戴上黑色硕士帽、博士帽，然后出国镀金。“黄道”指跳出学界，从事经济实业开发。如今，“黑道”滑坡，“黄道”大盛。不少求学者已不期望自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他们崇尚的是过一种风流倜傥、阔绰有余的生活。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脑体倒挂的不公，种种冲突在他们眼前如万花筒般变幻莫测，于是便有些看破红尘，于是便顺其自然，不思进取，于是就萎缩到自己生命的纯粹状态中去。诚如沙翁所说：“最不幸的是抱着最大的希望而不能到达心愿的人。”

一位从头到脚都被“新潮”所武装的女大学生在抱怨：“我们一点都不幸福，整天为一些无聊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没完没了的考试，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件时髦的衣服，老学不会跳霹雳舞，‘比基尼’价高质次，物质生活太贫乏……”他们往往不做横的或纵的比较，不打算做艰辛的劳动，而是任丰富的想象力在物质的海洋里遨游。他们幻想有朝一日跨入一个富足的国度，去尽情挥洒人生。对于他们，幸福不再仅仅是有吃有穿、父母疼爱、事业成功，而是对超现实的追求，是活着让别人羡慕。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活得快乐就行！”这是现代电影《摇滚青年》主人翁的处世哲学。每当出现这段道白，青年观众竟会爆发出一浪高一浪的掌声。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地挥洒自己的笑容。”这是刚一问世即在女大学生中流传开来的通俗歌曲。它之所以能同娇女们的心灵产生契合，大概是由于它渲泄了娇女们内心对理性的倦意和冷漠。他们宁肯一事无成，也要活得快活。他们果断地把迪斯科淘汰给老太婆，又玩起了更让人心跳的“比基尼”和霹雳舞。然而，瞬间的感官快乐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充实。一时的热闹和喧嚣。伴随的常常是空虚和无聊。正如

他们内心的剖白：“在这多梦的季节，尽兴之余，总有一种沉重积压在心头。”

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但他老先生却怎么也忘不了他的贵族血统，于是，召来了一位扎拉图斯特拉，以顶替上帝给芸芸众生以光明的使命。可是，扎拉图斯特拉给这些没有翅膀的女大学生带来了什么呢？

——一位社会学女博士的思考

精神主食西餐

在曙色朦胧的校园，无数的女大学生在梦呓般地呢喃和柔软地呼喊：“丢失的草帽在哪里？”

有人说，这是从西海吹来的一股海风，也有人说，它本是一股寒流，乘着季节的变换袭击了大陆。他们说，他们已厌倦传统食物，西餐美味可口。

为何他们不像第一代那样固守传统，也不如第二代那般温驯保守，为何他们与第三代似曾一脉相承：怀疑、焦虑、惶惑，但他们在精神上集反叛、超然、自我崇拜与不甘沉寂于一身，他们中的一部分已深深地打上了“崇西精神”的烙印，似乎他们超出了第三代。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洪流涌入校园。对传统宣传的逆反心理，求新求异的猎奇心理，把大学生的读书热情导向西方。本来，读哲学是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注重理性的扬弃。如果仅停留在寻求名言警句，断章取义地理解，以此慰藉与补偿人生的断层，则无异于青春的麻醉与自杀。而不

少女大学生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走马观花地浏览西方哲学。不可否认，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光怪陆离的哲学体系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但由于这些舶来品本身的缺陷，再加上青春的肌体没有足够的免疫力（两个先天不足：没有经历解放前的苦难和‘文革’动荡）使他们的精神在囫囵吞食了西餐或挑食西餐之后受到了扭曲甚至变形，以致他们中的极少数最终钻入了个人主义的死胡同。

“我之所以烦恼恐惧，那是因为这世界本身就是令人厌烦、可怕的，我之所以感到荒诞，那是因为这世界本身就毫无道理、莫名其妙的。”这是厦门大学一位四年级女秀才对世界的看法。西方哲学的惟情主义给这类女性健全的人格注入了某种分裂剂。

中山大学哲学系某女生写道：“他人已成地狱，没有跟他人而去，却也没成为自己。没有勇气回忆过去，惟恐心中的孤舟载不动残碎的梦。昔日登堂入室时精心吹成的泡沫，只剩下一滩滑腻腻的情绪，时时腌渍茫然的心。”这类女大学生宁肯收藏一片鱼鳞如获至宝，也不去欣赏一条活蹦乱跳的游鱼。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整体的意义小于部分的光彩。他们不是采用“拿来主义”融化西方哲学，而是陷入西方哲学的汪洋大海，把某些篇章警句视为救生艇，幻想西来的帆会带走所有的烦恼，岂料当他们爬上去的时候，却发现是一根稻草。他们毫无觉察西风已把自己化为怎样一个陌生古怪的幽灵，逡巡于校园之中，游离于群体之外。少女梦幻中的大学生如青烟一缕，袅袅而去。

读尼采的著作，使他们狂傲激进；谈萨特的著作，使他们排斥他人与集体，表现出自我的膨胀。接踵而至的是伦理观上的非道德主义，随后悲观主义也粉墨登场。他们从四面浸入青春的肌体，催化他们加速下滑。他们一方面沦为精神上的流浪儿，另一方面畸变为西方文化的产物。要求于社会的多，以主人翁姿态参与社会变革的少。他们如日本的‘新人类’、香港的‘平面人’更像美国

的“单面人”他们都关心人的“此时此刻……”

世界也许很小很少，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心的领域却很小很小，世界却很大很大。

——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

寂寞嫦娥碧 海青天夜夜心

一位貌似成熟而时髦的女大学生坐在诊所里，低声的哭泣：“医生，我是否没有能力真正地爱一个人？”她内心深深地悲哀着，这使她显得沮丧和彷徨

无助。心理医生关切地告诉她：“你有充分的能力爱某一个人。事实上，你对爱的感觉强烈而丰富，你只是无法将爱固定在一个人身上罢了。”某种原因阻止了她，使得这位天资极佳的知识女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漂浮不定而无法维系恒久。

公元 1999 年早春 2 月，某名牌大学里一位名叫秋碧的女硕士生自杀了。她的家境优裕，才华超群，人缘也好，可是在大年三十，她乘坐一辆出租车，直向大连南海头驶去。她给了司机双倍的车费，打发了他以后，缓缓向深海走去，结束了自己 23 岁的美妙青春，死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她生前的至爱亲朋们至今仍念念不忘她那双眼睛：慧黠、有神、充满灵气。

朋友，你不妨扪心自问，如果你们现在看到她那双眼睛，你又能从中捕捉到什么信息？你能够或者愿意力挽狂澜从死亡之神布下的潜网里将她执著的魂灵复苏么？

在我们妙趣横生的校园文化中，女大学生有不同的心灵空间与层次，但无可置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和被爱。不必讳言，生而为女性知识者，就有比男性更为敏感的身体和情感方面的需要。除了衣食住行的满足，还需要高层次的精神慰藉。她渴求亲人的关注，渴望“悦己者”的赞赏，企盼知音听她诉说衷肠，寻觅恋人给她抚爱。如果她不被接纳，就会感到孤独甚至痛苦不堪，虽生犹死。如果她的个性被压抑、被扭曲，同样会感到不幸。有时候，沉重的精神压力不是来自仇视，而是来自现实世界的冷漠。大煞校园风景的是，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位女生在伤心地哭泣，旁边的同学却愣在一旁，不但无人递手帕给她，就连拍拍她的肩膀，稍微安慰她也不肯。因此，惟有选择冷漠。某校有个女生宿舍，八个人分成了五派，互怀戒备之心。每当有朋友来拜访某个女生时，别的人便产生嫉妒与反感，给客人以莫名其妙的印象，感到这里危机四伏。

冷漠这个人性的天敌不仅可使含苞欲放的少女之花过早地枯萎，也能将天真烂漫的儿童摧残。英国有出名戏叫《小镇风光》，说小艾蜜莉去世进入坟墓中时，死神告诉她还可以重返人世一天。她选择了 12 岁生日那天。小艾蜜莉穿着生日礼服，从楼梯上漫步下来，一头卷发轻轻地晃动着。可是妈妈正忙着为她做生日蛋糕，没有抬头看她一眼。哥哥也沉湎于自己的琐事，无暇顾她。终场时艾蜜莉穿着生日礼服站在舞台中央说道：“总该有个人看看我吧！”她走向母亲身边哀求道：“妈咪，只要一分钟，请看我一下嘛！”但没有人理睬小艾蜜莉。她只好告别尘世，返回死神那儿。临走时，小艾蜜莉遗恨的说：“带走我吧，做人是多么痛苦。谁也不看谁一眼。”

某些女大学生也曾这样在内心呐喊着，切盼结束难以忍受的冷漠之霜的逼迫。某位天赋极高，感情深沉的大学四年级女生为了摆脱孤独，甚至愿以仇侣为伴。她在给“冤家”的信中写道：“如

果你恨我，那证明我的存在。你能从我身上的某些情绪和行为中感到不快，因而生恨，催发我有机会改变自己。设法和你沟通。而冷漠却是无视我的存在，我被人一笔勾销了。”刚看完电视连续剧《渴望》熄灯号已响某女生寝室照例又开上了“卧谈会”。刘慧芳如何表现才符合现代女性生活趋势？”每当罗梅提出一个观点，她的对手王琼总是迅速地反驳，王琼的行为是受极其复杂的情感支配的。也许她本来同意罗的观点，但出于嫉妒，她要 and 罗争个高低，以有效地维护自尊心。其实，王此时只须一种简单而诚实的回答：“你说的倒是那么回事！”那么，一切冷漠和嫉妒就烟消云散了。

在瑰丽多彩的校园文化中，现代知识女性之间会产生某种基本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会分发出两种不同层次的功用：

基本的功用：借着与外界人、事、物的互动，使潜意识内的幻想与冲动得以满足而情感得以发泄。

功利的功用：潜在意识发泄的过程中受到了校园文化的修饰和矫正，两者取得了协调和平衡，产生了正面的、功利的功用，使知识女性能够在校园文明的规范中充分地发挥自我。此时她与外界的基本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亲情、爱情、友情、爱物之情……并由此建立了道德心、同情心、自尊心、事业心等。

但矛盾的是，现代知识女性一方面渴望将潜意识内的幻想与冲动放射出去，一方面却又害怕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妨碍了基本关系的建立，使之曲折、变形。

纵观现在而知未来，一个暗淡的明天将会从一个悔失的黎明开始。鲁迅当年面对国人麻醉的灵魂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里，对于部分女大学生沉迷的心，家长和师长是哀其不醒，怒其无志。该是填补苦涩的空白的时候了，该是从伊甸园的迷失中响起浪子回头之歌的时候了。

时光的脚步一向悄然，大学生活，弹指即逝。许多女大学生在莺歌燕舞中，惊悉韶华已去。为何在美梦成真后，又在如梦的真实

中把自己失落？在那众生苍白的日子里，怎样的惆怅唏嘘，只有徒增伤感，对一切了无助益。这也是他们以有“假如我再是个大学生”、“假如时光倒流”的慨叹。此不只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更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

现代女性的灵魂独白

真实的，真实很好。但当这种真实露给我们一些底蕴本质的东西——平庸和琐碎之时，我宁可爱虚幻。当然是美的虚幻，是虚幻的美。

——曹明华

亘古以来，夏娃的同类就有一种不可转让的天赋，何况这些在象牙塔中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精灵。

你我他，心中一直都存在着似是而非的概念。这就是：既要符合女性角色的传统性，又要超越和创新——拒绝传统角色；既要打破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刻板印象，又最终不能彻底战胜由这种刻板印象所带给知识女性的偏见、歧视。她们简直就是“伊壁鸠鲁夹缝里的神”。心理上的矛盾必然引起行为上的失衡。对于她们，眼前虽说是“春眠不觉晓”但并非“处处闻啼鸟”倒是面临以往任何时代从未有过的危机与挑战。

“他是亚当的！”女大学生这样呼啸起来的时候，一股不甘沉默、不愿落魄的波澜荡漾在她们心中。抗争的呐喊，自暴自弃的呻吟，严峻而深沉的思考，热烈和谐地召唤，苦涩而斑斓的伤怀，通过这九位女大学生灵魂的沉淀、净化和消融——流露出来。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毛泽东

有意无意之间

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但什么是大事呢？

有意无意之间，曾经如潺潺的小溪流，终于又穿过森林，在小木屋背后消失了。“每个人都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人们总以为在他人眼中，自己很重要，会被随时注目，谈起，想起。他们不知那处于有意无意之间的人，对他们往往是不在意的，是视而不见。

经历不多不少，也许人人都有一份难言的隐痛，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意无意之间淡然了，平静了，天空也渐渐由昏暗转向晴朗。

是啊，又何必表白呢？不动声色又有什么不好。那时也觉得不被理解是痛苦的。而今，却感到孜孜以求理解是可怜的。何必一定要别人理解呢？普遍的理解也许是一种强暴，给人一种浑身被摸遍的感觉，你的价值、人格都被剥夺了。

人是有缘份的。理解、友谊、爱情都是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必去刻意追求。“我意不问天。”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不会属于自己，那怕曾一时占有。

没有资格说看透人生。其实，谁又能真正看透呢？人生是须要感受、品味的。风暴袭来，才知道并非所有柔弱的东西都能被折断。海明威说得真好：“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被打败，除非他自己打败自己。”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可承受呢？欢乐是生活赐予的甘露，而痛苦也可酿成一杯醇酒，独自饮来，别有一番滋味。有滋味总比淡而无味强。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做个梦，不要丢掉了梦的情趣和欢乐。就算人生是幕悲剧，不要丢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

有意无意之间，就有欣然、从容、平静和勇气，又何必做出一副强者姿态呢？强人是令人生畏的，女强人尤甚。

哲人说 生活的全部是一个“淡”字 而这个“淡”字也不过是有意无意之间。

宁静可以致远，淡泊可以明志。

所谓真正的幸福，就是拥有一颗自由、宁静、平和之心，这样就拥有了自己的天空。

淡然不是冷漠，真正可怕的心冷者是不会淡然的。有意无意之间学会豁达，而并非无动于衷。有意无意之间，我拥有我自己……

她们不苛求自己。要生活，却不要奋斗；生病卧床，她们为烦躁，体验了病，便更珍惜生活；睡半天懒觉，也不必自责，睡好了，想干就痛痛快快干一场，不要干则拉倒。“纵有千年铁门槛，挡不住一个土馒头”成了她们彻悟生活的渊源。

她们也不苛求别人。她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那样生活的理由。她们随遇而安，用谅解换来和谐，用和谐换来幸福，幸福成为她们的一种自我感受。“存在即合理”成为她们对人待物的座右铭。

“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吗？

我发现一口新淬过的利剑还未倚天挥洒就变得木钝。

我渴望

站在湍急的流水前，向着对岸的山谷，我一次又一次地高声呼唤，为的是想要聆听那婉转而又遥远的回音，那种比我原来的呼唤要美丽上千倍的声音。

——一位女诗人的向往